

令人向往的乡村生活？

文 / 瑰夏 拿铁 图 / 受访者提供

在古人的诗中，乡村生活是：独出前门望野田，月明荞麦花如雪。或是林外鸣鸠春雨歇，屋头初日杏花繁。

那么在这些年轻人的体验中，乡村生活真的是令人向往的吗？

Where 眼见的“郊”区

首先，我们要对“乡下”做个定义。

在上海，除了黄浦区、静安区、徐汇区、长宁区等中心城区外，宝山区、嘉定区、青浦区等都被划分为郊区，郊区土地面积占全市总面积的九成左右。

虽然有些郊区人民还依着惯例自称是“乡下”，和城区保持着疏离感，但随着上海的城市建设，郊区生活和市中心生活几乎无异，有着四通八达的轨道交通和聚拢人气的商业中心。

近30年来的人口流动趋势是，上海人正在往郊区去——据上海第5、6、7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，上海中心城区人口占比分别为42.24%、30.3%和26.87%。而根据上海第7次人口普查数据，2020年上海各区常住人口TOP6，都在郊区。

而我们这次主题所说的“乡下生活”并不是行政意义上的郊区，它是眼睛真正可见的“郊”区——那里是一片农民房，周边有小河、田地，邻居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，周围没有大商场，只有村头一家小杂货店。

就是在这样一个相对封闭，原生态的环境中，渐渐来了一些新村民。

Who 时间自由耐得了静

新村民是怎样的人？真正有勇气体验乡下生活的年轻人，一般不需要考虑通勤时间。

前两年在金泽村里租下房子度假的纪录片导演赵青，认识了很多新村民，她笑着说：“一交流，发现我们这里有两三个导演，两三个摄影……”

做创作工作的人时间相对自由，也耐得了静。涂鸦艺术家 More 介绍说，身边有不少朋友住在郊区，青浦、松江、嘉定、崇明都有，大部分都是不用打卡，工作生活节奏比较自由的，比如艺术家、大学老师、自由职业者等。乡村的房子对他们来说既是工作室又是生活的空间。

即使之前不是工作节奏自由的人，决定到乡村生活后，也会调整自己的工作方式，或是在乡村寻找事业方向，否则每天往返的通勤时间会让乡村生活成为“向往的噩梦”。

除了在工作上有一些共性外，选择住到乡下的年轻人在性格上也有一些共通性。2016年就在金泽买下房子作为周末



如今，许多都市人向往起了乡村生活



More 在工作室，这里也是他生活的空间



乡村生活很多时候需要自己劳作

度假之用的张逸群、张静雯夫妇陆陆续续认识了很多来到村里的人，他们觉得这个群体有一些相似的性格画像：佛系、安静、真诚。

“在乡下生活，没人在意你外在的光环，大家都是村夫村妇。聊天不会浮于表面，也不会刻意营造人设，而是容易谈论偏精神层面的话题。”安静的意思并不是性格内向，而是静得下心来，安于一个人做自己的事，毕竟有时候乡村生活还是挺寂寞的。

Why 精神物质双相满足

会搬到乡下，很大程度上是他们的性格使然。不同的采访者都对我们说到了在城市生活中所受到的高频刺激——纷

繁复杂的信息扑面而来，繁忙煎熬的压力如影随形。他们不喜欢这些，宁愿选择相对朴素、纯粹的乡村生活。

对他们来说，到乡村生活并不意味着“吃苦”，他们还是能保持原来的生活品质。

租下农村的房子后，“新村民”们都会根据自己的审美和品味对房子进行或多活少的设计和装修。

所以有这样一份“惺惺相惜”——但凡看到一幢房子和周边的房子发生了那么一点点不同，或许是屋前河边种下的荷花，或许是破墙而开的原木窗户，或许是精心打理的小院，都能让他们知道，是有新邻居来了。

租到乡下的年轻人，静可以进入自己的工作室创作，闹就可以和周边的邻居们喝酒聊天。或许是性格或待人处世方式相近的原因，新村民们很容易能相交

成朋友。特别是经历了这次的疫情，大家的关系变得更为紧密，饮酒深谈、相约一起划船、上岛露营都是定期会组织的活动。

在精神上的满足外，搬到乡下的另一个理由，实在是香，乡村的房子太太太便宜了。

虽然根据上观新闻2020年的报道：随着金泽的岑卜村成为网红，村里的房租翻了5倍，2012年时每间房月租金150元，如今每间房月租金750元，原本一年租金不到1万元的房子，如今涨到了一年3万多元。

但农村毕竟地广，这一处的房租涨了，到另一个还没成网红的村子看看。同样在金泽的一个村里，上下2、300平方米的房子，月租金只要1000多元，如果没有通勤的压力，不失为一个高性价比提升生活质量的选择。